

##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 江子：我写下的是故乡的变迁，也是我的自传

□本报记者 武翩翩

记者：故乡是您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回乡记》更是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域名“赣江以西”。具体而言，这部作品聚焦的是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里有“崇文尚武”“崇德尚义”的深厚传统，也正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变革，“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和新生”。能否请您谈一下写这本书的初心和它的创作历程？

江子：老实说，乡村主题是十分古老的文学主题。有很多前辈的名篇在前，用散文这种古老文体来书写乡村，想写出新意非常难。近些年在这个主题耕耘者众，但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值得称道的很少。在创作《回乡记》之前，我是有这个认知的。但为何我依然要创作《回乡记》？因为《回乡记》可以说是我命里该有的一本书。

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在赣江以西，作为一块世袭的乡土，其实拥有非常厚重的历史。从我的村庄出发，十五里半径内，曾哺育过南宋民族英雄杨邦义、诗人杨万里、文学家罗大经，明代嘉靖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罗洪先，明朝兵部尚书李邦华。古代科举，考中进士的有一两百名。能有那么好的科举成绩，说明这块乡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这块区域归属的吉安，是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解缙等人的故乡。在古代，它被称为庐陵——就是《醉翁亭记》中的“庐陵欧阳修也”的庐陵。

我是这块文明久远的乡土的世袭之人。随着年龄渐增，我越来越感到，所谓的欧阳修、胡铨、杨邦义、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其实是同一个人，具有同样的刚烈、血性、决绝、诚心正意，同样的文采沛然又胸怀家国。这是这块土地特有的人文性格，也是我的故乡特殊的人文密码。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也是他们，因为我发现我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刚烈和决绝，对家国天下、时代律动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

作为这块土地的世袭之人，我单方面地认为我有责任代替这些卓越的乡党们守护这块土地，用传之于他们的笔，书写这块祖地的历史和现实，记录下这块祖地在进入现代文明体系进程中的消逝与生长、痛苦与欢欣、爱与恨、变与常。

传承文明，赓续传统，观照现实，守望家园，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神圣责任。

这就是我写《回乡记》的初衷。为了写作这样一本书，我经常回到故乡。有时候会去专门拜访一座庙宇，有时候是去观察一棵树。我会和许多人攀谈，并向我自己的记忆里打捞。

我特别强调这本书人物的真实性，因为既然是记录历史，那就必须求真。我所写下的人物在

生活中都有原型，如果需要，我可以一一指认。

我写下的是我的故乡的变迁，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我写下的其实也是我的自传。在《回乡记》中，我与我的物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联，自己的经历、性格也得到了呈现。散文是书写“我”的艺术。我这么想：如果书中的“我”是立体的，那整本书就不怕失了筋骨。

记者：您在书中说到，“人有故土之念，自然也会有出走之愿。出走与返乡，自古就是乡土这枚硬币的两面”。但即使是抵达异乡的人们，“让他们爱恨交加的故乡依然在他们生活里有着极深的烙印”。您如何看待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故乡复杂而浓烈的感情？如何成功呈现这种“乡愁”书写？

江子：“乡愁”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人类古老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些诗句，都是乡愁古老的例证。

乡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的母题。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就是一部表达现代乡愁的杰作。相依为命的美国流动农业工人乔治和莱尼十分渴望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一小块土地，养几只小动物的梦想之地，就是他们的乡愁。鲁迅的《故乡》，就是中国现代乡愁的奠基之作。之后的高晓声、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作家，以优秀的作品拓展了鲁迅开辟的现代乡愁书写之路。

而今天的乡愁比以往要更为复杂。因为乡村跟以往任何时候比有了许多新的特征，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新的生长和消亡让村庄似是而非，人口大量外流让乡村空心化，乡愁也变得疑虑重重。为了挽留乡愁，人们建起祠堂，加固血脉的黏合度，建起房子，让乡愁变得更加牢靠。

可是乡村依然是不确定的。比如乡村信仰，是否依然能够延续？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是否就真的与今人的一别两宽？那些已经去了他乡或城市的人们，是否真正过好了乡村退场？大量现代文明的进入，是入侵还是重构乡村？……

带着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回乡记》的写作。在书中我设置了三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古代，就是宦游至香港定居的邓汉藏，被金人剖腹取心的杨邦义、返乡居住的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江右王门”代表罗洪先等人的古代，一个是近现代，就是祖父与伯父的近现代，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当下。这三个时间维度相互交织和映照，我渴望借此来编织出乡愁的复杂多维的模样。

记者：您在十年前曾经推出《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从《田园将芜》到《回乡记》的这些年来，您对乡村故土、乡土书写有了哪

些新的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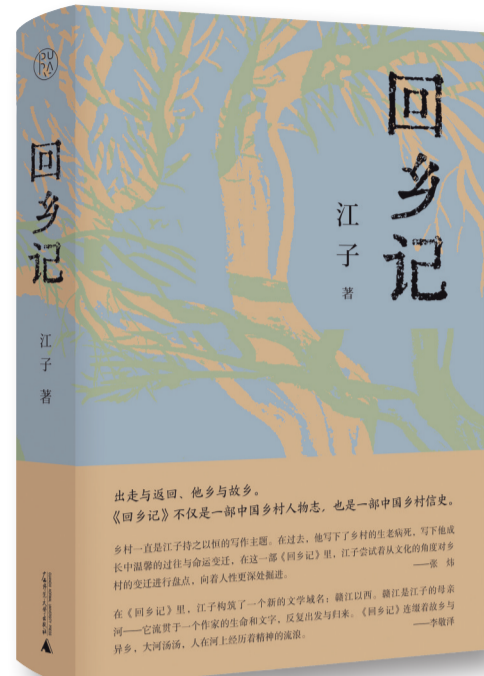
江子：《田园将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当年出版时还是获得了一些好评的。《新京报》等都发表了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包括豆瓣的评分也还可以。在这个作品集里，我写了城市化进程中孩子的命运、老人的命运、乡村医疗、对失踪者的探问等等。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满意，因为《田园将芜》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层面来书写乡村变迁，而且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立场，因为写作时间过长，整部作品风格又不是很统一。我想从更深的角度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写乡村的变迁。同时也希望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写作，我的风格能显得更加成熟整齐一些，笔调更加冷静一些，对这世界能更加慈悲和宽容一些，在乡村主题书写方面能呈现得更好一些。

带着这样的祈愿，我尝试着从乡村武术、乡村建筑、乡村审罪文化、弱者的精神归宿、人与故乡的对抗与和解等方面，从出走、返回、他乡三个角度，来审视乡村百年来的变化轨迹，书写现代性面前农民的欢愉与惶惑。如此陆陆续续写了几年，最终成了现在《回乡记》的样子。

记者：《回乡记》被称为一部中国乡村人物志，书中的人物鲜活生动，习武、行医、买房、离乡，个个都有精彩有趣的故事。从出生于1913年的老祖父，到出生于2009年的小侄子，勾连起故乡的百年风貌。您曾说过《回乡记》里描写的每一个人都有现实中的原型，同时也在书中提到《怀罪之人》中关于三生回老还债的书写是出于虚构。您在散文中处理人物及其经历的时候，是如何把握实与虚的火候的？

江子：好的文学都是虚实相生的。我写的是散文，需要故事与人物真实，情感真实。但过实的文字就会缺乏艺术的张力和美感。捍卫文学的艺术品质，是写作者的重要使命。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该如何吸收其他文体的经验，来拓展自身的内部空间，呈现出新的可能，也是我这个从事散文写作三十年的写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这部作品中我尝试了不同写法。我努力吸收了小说、诗歌等文体的表现手法，借鉴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了散文文本的实验和探索，比如在《行医记》里，在结构上我借鉴了小说的复线叙事，一条是我们村医疗机构的命运，一条是我当乡村医生的岳父一家的命运，两条线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主题往前走。在《不系之舟》里我借助了鄱阳湖这个意象，以隐喻当代漂流时代的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在《回乡记》里，我借用小说的明暗线叙事手段，伯父的两次回乡的明线里其实铺设了很多条暗线，比如刘学稷的退休返乡居住、曾文治的去世回乡安葬、我的春节回乡、乡亲们的春节回乡、伯父家的晚辈们的回乡，如此不断地



强化了回家的主题。在《杨家岭的树》里，我通过对一棵老樟树的生长描述，来反衬村庄的不断衰败。在《磨盘洲》里，我用小说的手法、第三人称的角度对何袁氏等的故事展开叙述，然后用第一人称叙述，同时借助对一个不知名的信仰者的书写，让整个文本虚实相生，整个文章呈现出了开放的格局。《怀罪的人》里，我借助想象完成了主人公卷款外逃后回乡的故事，为的是想重构乡村的审罪传统。这个作品是在广东《作品》杂志发表的，发表的时候编辑很为难，说真不好把这个作品编入哪个栏目，又不是小说又不像散文，又不是非虚构，最后他们还是放在了质感记录这一栏里，在文章后面列了非虚构。种种这些努力，是希望整个散文集有一定的异质性，让熟悉传统散文的读者有一些陌生感，让散文这个古老的文体因开放而广阔，因更泥沙俱下而有了更加广阔的外延。我认为好的文学是文字结束后依然在生长。也许我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已经努力了。

记者：《回乡记》的语言充满诗意和辨识度。比如谈到女儿眼睛里的阴翳，“它的学名叫高考”。说到老家，您有一个比喻是“我永远是我襁褓中的婴儿”。在您看来，好的散文语言是什么样的？您在散文语言上是否借鉴了一些诗歌的技法？

江子：哈，我有一个身份是“前诗人”。20岁上下我写过很久的诗，甚至还取得过一些成绩。20岁那年，我在乡村小学当语文老师，我的组诗《我在乡下教书》参加了河北省《诗神》杂志



举办的全国新诗大奖赛，得了一等奖。同时，还在《诗歌报月刊》《飞天》等杂志发表诗作。只是后来因为工作经历，也因为深感自己的才华不能支撑我继续做一名诗人，才转手写了散文。虽然成了散文写手，但对诗歌的敬重一直在心里，读诗依然是每日功课。我对中国诗坛的了解一点不比对散文界的了解少。

我一直认为所有文学创作到最后都应该是诗。有时候我会认为我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诗的书写。我认为好的散文语言有灵魂的重量和诗一样的光。很多年前我写下这样的诗观：逼近现实，让词语在隐痛中发光。至今作为散文作者，我依然作如是观。

记者：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说您的《回乡记》“书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广阔人间的滴血认亲之作”。这部作品让更多人回望故土，关注乡村，也关注乡村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请问您在未来还会继续书写这方面的题材吗？能否谈一下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江子：谢谢。如果《回乡记》能让读者有“回乡”的冲动，有关乡村的愿望，那我的写作就有了价值。

接下来我想回到历史中——我喜欢变化，老铆着一个题材写我会受不了。我曾经写过两本历史书，一本是《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一本是《青花帝国》。我是个历史迷，我喜欢在历史中翻箱倒柜，寻找于今天而言有价值的东西。疫情三年，其实我已经做了不少准备了。这一次，我关注的是明史。我的家乡江西吉水乃至吉安，许多士子在明朝遵循古老的道统，干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回答了士人应该与国家构建怎样的关系这样的命题。我想书写他们，重构他们。

我怀疑这次我的野心太大了。我尝试着动笔写作才发现这个计划有多么狂妄。我的历史水平并不好。我的准备还不充分，我不知道要准备到哪一天才能说是准备好了。但我不能放弃，因为这个计划太有诱惑力了。我也许会失败，但我依然想试试看。

## 第五屆(南鋼)江蘇報告文學獎頒獎

本报讯 近日，第五届(南钢)江苏报告文学奖颁奖式暨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向时代报告》《向人民报告》《向未来报告》出版发布会在南京举行，10位作家获得第五届(南钢)江苏报告文学奖奖杯。

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上将，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张连珍，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冯敏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社长何聪，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副主席刘旭东，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郑泽云，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贞强，南钢集团董事长黄一新、党委副书记王芳等出席颁奖式并为获奖作家颁奖。

第五届江苏报告文学奖评选于2022年9月启动，设江苏报告文学奖主奖、提名奖及新人奖等奖项。经公开申报，共收到参评作品106部(篇)，其中长篇65部、中篇7部、短篇34篇，经评审委员会评选、投票后，《忘记我》《东方湿地》《纪念碑下》《77人的“78天”》等10部作品入选江苏报告文学奖，《情系大三线》《无悔的抉择》《软件之路》《贾汪真旺》等10部(篇)作品获提名奖，刘浏、王向明、孟昱、王东海、李岩岩、陈福秀等年轻作家获新人奖，贾鸣、邵启明荣获优秀作者奖。

徐宁在讲话中表示，近年来，江苏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书写重大题材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创作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其中《向时代报告》《向人民报告》《向未来报告》三部曲是江苏报告文学作品中参与作家最多、采写对象最众、深入基层最丰富、反映成果最多样的，充分展现了江苏报告文学的创作成果以及作家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活动现场，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谢山青作为出版方代表介绍了《向时代报告》《向人民报告》《向未来报告》的出版及发行情况。南京图书馆、江北新区、江阴市委、中国(南京)软件谷、南钢集团、六合区农家书屋等接受赠书。(苏文)

## 《当代诗词十二家第2季》首发

本报讯 3月4日，《当代诗词十二家第2季》首发分享会在北京雍和书院举行。王玉明、王改正、莫真宝、何云春、卢冷夫、赵福平等参加分享会。

该书由小众书坊策划，蔡世平、刘能英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叶嘉莹、林峰、丘成桐、蔡瑞义、李晓明、胡成彪、段维、曹平辉、何明生、何其三、唐琳、卫一帆12位诗词作家的作品。与会者表示，这些作品风格迥异，表现形式多样。诗人们以真挚凝练的语言，表达了对社会、人生、自然、科学等的思考与感悟。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诗词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更要鼓励年轻一代学习和传承诗词文化，以此推动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欣 闻)

## 『百色女作家群』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3月18日至19日，由百色市委宣传部、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广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百色市文联、百色市妇联等联合主办的“百色女作家群”创作研讨会在广西德保县举行。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百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赖荣生，以及牙韩彰、凡一平、黄佩华、覃瑞强、曾攀、王雪瑛、安殿荣等作家、评论家、编辑与会研讨。

据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广西百色陆续涌现了一批创作活跃的女作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她们的作品频频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出版个人专著，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目前，百色女作家群成员的年龄结构涵盖了“50后”到“00后”，形成比较完整的群体成长链，年龄梯队较为完善，创作群体不断壮大。

在研讨会上，作为百色女作家群的代表，杨映川、陶丽群、潘小楼、罗南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与写作感受。与会专家表示，百色女作家是“文学桂军”的重要成员，她们创作视角独特、文笔细腻、情感丰沛。希望作家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德艺双馨，用情歌颂群众美好生活，用力展现时代崭新风貌，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周黄川)

## 《风中结缘》展现作家论的创作技艺

本报讯 2月25日，《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新书分享会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作家赵松、评论家黄德海和本书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围绕“作家论的志向与技艺”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对谈。

作家论是金理个人极为钟爱的写作方式，“仿佛与友人促膝长谈，但又并非刻意寻觅与经营，好比各种不期而至的风自行运行过来”。《风中结缘》在诵读、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研讨了叶弥、鲁敏、田耳、葛亮、张忌、郑小驴六位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品味他们文字间的趣味，探寻他们对社会与人心的洞察。

金理表示，作家论是以某个具体作家的创作为研讨对象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曾经在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能够给研究者带来非常重要的训练。“我在写作时并不考虑太多外部因素，只是和自己喜欢的作家‘聊聊天’，这是我的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作家论的写作状态，是素面朝天的。”

赵松谈到，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并不是一种“水乳交

## 蔡骏推出悬疑推理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

本报讯(记者 王冕) 日前，作家蔡骏悬疑推理长篇小说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由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小说以调查员雷雨的视角带领读者一起探案，解剖一场蔓延16年的罪恶背后的真相与人性。3月11日，“本格”“硬汉”“社会派”融会贯通——蔡骏《一千万人的密室》首发分享会”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徐则臣、刘艳、石一枫、李蔚超等作家、评论家与作者蔡骏围绕该书展开交流分享，并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互动。

作为作家出版社“悬疑世界文库”系列的又一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兼具本格派的精妙推理、社会派的深刻探问和硬汉派的热血刺激，通过精心布置的犯罪现场、构思巧妙的犯罪手法、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构建起环环相扣的悬疑推理结构，给读者带来层层反转而又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书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人物关系塑造极具张力，人物情感在故事的发生与转折中互相伤害又彼此救赎。同时，作品探讨了生活的无常与正义的真谛，不仅讲述了诡计重重的罪案本身，还勾勒出一条人如何在命运的玩笑之中挣扎求活的暗线，书写了人如何在无常中重新建立生活的故事。

与会者认为，蔡骏以经典悬疑推理的结构将读者随时代入到小说和角色中，推理揭秘的游戏快感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迸发出来。小说不仅用多种元素营造气氛、塑造时代，还涉及音乐、绘画、饮食、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点，具有较强的整体感、平衡感和细节落实能力，气韵悠长，张弛有度。熟悉的人物、经历、情境和情感记忆，如何在人与人之间获得温暖、抚平生命中的创伤，都是这部小说给予读者的感受，相信会有更多人从中找到慰藉自己的力量。

## 《风中结缘》展现作家论的创作技艺

融”的状态，很多作家其实警惕甚至反感评论家，因为作家就像魔术师一样，在写作中有很多手法和技巧，评论家则专门揭开他魔法的所有秘密；作家总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想象和创作，评论家却总是把他拉回到一个清晰的界面上，给他命名和评定。这种矛盾是天然的，作家要对自己的创作做出某种保护，评论家则想挖掘得更深。“因此我一直期待作者型的评论，即评论者是在跟作者聊天，而不是俯视作者。这个状态很难，它意味着双方是真正的自愿亲近，彼此认可、有话可谈，是用我的调性理解你的调性，用一把小提琴回应一台钢琴，产生一种协奏曲的效果。”

黄德海认为，真正优秀的评论家应该既清楚写出研究对象的最卓越之处，同时也展示出自身的卓越之处。金理像与朋友聊天一样创作评论文章，把作品当作人物来写，既不盲目依附与夸奖，也不是亢奋的自说自话。“评论家和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作家负责创造出色的世界，评论家则陪我们走得更远。”(罗建森)

## 扎拉嘎胡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原主席扎拉嘎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3日在呼和浩特市逝世，享年94岁。

扎拉嘎胡，笔名白皓洁，蒙古族，中共党员。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红路》《草原雾》《嘎达梅林传奇》《黄金家族的毁灭》，中篇小说《春到草原》《达那巴拉与金香》，小说集《小白马的故事》《扎拉嘎胡中篇小说选》《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黎明变奏曲》，论文集《文苑沉思录》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文学创作杰出贡献奖、索龙嘎奖等。

## 张乃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大理州作家协会原主席张乃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0日在大理逝世，享年74岁。

张乃光，白族，中共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秋天的湖》《走进视野》《蓝洱海·白月亮》等。曾获云南省优秀文学艺术创作奖等。

## 章大鸿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江南北》原副总编辑章大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1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章大鸿，笔名水飞，中共党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小铁匠》《假如我是匕首》《谁喜欢》《我们的队》《火红的青春》《报童之歌》等。

## 石天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理学院离休干部石天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13日在重庆逝世，享年99岁。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少年石匠》《复活之歌》，随笔《野果文存》，专著《文学的新潮》《劫后文心录》《广场诗学》等。

## 梅汝恺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离休干部梅汝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1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

梅汝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农场女儿》《青青羊草》《女花剑传奇》《哀感扬州罗曼史》，中篇小说《真理与祖国》《晴雨黄山寄情录》，译著《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君往何方》《十字军骑士》等。